

精彩人生读书始

吕学良

追梦人生，需从认真扎实读书开始。

我爱读书的习惯始于小学。那时书籍贫乏，可我却读了不少书。尤其是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历史名著。

我外祖父毕业于北洋大学，外祖母毕业于直隶女子师范学校，也算得上书香人家。每逢放假时，我都会去外祖父家拿来许多书，回家仔细阅读。上高中时，用这些书与同学们去换别的书。一本纵排版繁体字的《东周列国志》，我用周末一天半时间一气看完。一套民国二十二年版的《沧县志》，我爱不释手，因为是繁体字又没标点符号，只能反复地查《四角号码》字典。

小时候读书的欲望很强，凡书必读。没书看时，就看《新华字典》和《成语词典》。去地里干活时，背筐里放着一本书，到地头休息也要看上几页。平时因为看书，耽误干活儿，还受到弟弟们的责怪。父亲赶集卖货，尤其卖颜料要收购许多包装纸，那上边的东西我都要认真去看。

后来入伍到南海舰队水兵训练基地，随着读书视野的开阔，读书的目的更明确了。10年时间里，我经历了水兵学员、班长、大队部通信员、航海教研室助教、政治部干事、中队政治指导员的成长过程，这一切都是靠大量读书成就的。其间我学习了轮机、电工、航海、气象、信号等刑侦、法律等专业知识。正是因为读书多，基础牢固，各科学成绩才会突出，最终被留队任教。能做到当兵第二年入党、第三年提干、第四年调入基地政治机关，顺利踏上追梦人生的平坦道路，和大量读书也是分不开的。

在人生追梦过程中，只有认真广泛地大量阅读，生活才富有活力和生机。1975年夏天，我在大队部任通信员，大队长征求我作为工农兵学员去上大学的意见。

大队部就我一名战士，有优先选择的条件。我考虑年底可能会提干，自信还会有机会，就婉言谢绝了。后来，提干后靠自己的努力，考入当时的南京政治学院，它被誉为“军中北大”，圆了大学梦。

在大学里，我更加刻苦地学习了哲学、政经、史地、古汉语、语法、修辞、逻辑等科目。围绕世界和中国近代史、国际关系史、中国共产党党史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进行了大量的研读，广泛阅读各方面历史资料，从而积累和丰富了自己的文化知识。

读书学习一直伴随我的追梦人生。回忆我转业后到税务机关工作的20余年中，通过自学取得了河北经贸大学会计专业和四川大学法学本科学历，围绕税收业务知识进行了大量阅读，我很喜欢历史和文学的赏读，这也使生活更加快乐。

记得我在教育科做基层文明创建工作，正是靠较丰富的知识阅历，才能得心应手。后来，任税务局学会秘书长时，主编《沧州税苑》10年，同样风生水起。因为广泛读书，工作起来方可如鱼得水。

人生需要读书积累，去创作有价值的精神财富，永葆初心使命。退休多年，我感到生活充实而繁忙，需要读更深更多更广的书。读书越多，兴趣就越多，生活就越快乐，幸福值也越高。我还喜欢旅游摄影，多年来走遍了祖国的名胜古迹，去过许多国家。每到一处，都要去参观博物馆、纪念馆和名人故居，更愿博采民间的真情实感。我深知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；行万里路，不如阅人文无数。读书越多，见识越广，才会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。

人生苦旅，只有在行与思和思与行的读书道路上，不断地攀登和奋进，才能让追梦的人生更精彩。

三更书当枕

吕峰

一个人、一辈子，总要有些寄托，或者说精神要有一处安放之地。对我来说，书籍是精神的钙片，它如同柴米油盐，是生活的要素，也是生命的落脚处。因为它，我的眼界、大脑、心灵得以延伸，单薄的生命也凭空丰满、绚烂、妖娆，更让我在寻常中看到美，在黑暗中看到光，在困境中心存期待。

在生活的缝隙，沉浸在文学的殿堂里，沐浴着智慧的春风，享受着辩论、思考、交流、研讨、发现、探索的愉快，是不可多得的享受。虽然一段时期有一段时期的人生指南，枕边书也随着年龄的增长、世事的更迭而不断变化，可是在我记忆的库房里，却贮留下了那些与情绪、体验相关的书，贮留下震撼过我、照亮过我的东西。因为有了书读，或者说读了书，平庸、繁琐、纷乱无序的日子才变得充实、丰富，人生因此变成了“盛宴”。

在我有能力触摸生活的命脉时，刚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时，父亲送了我一本《菜根谭》，当时对我说了句“嚼得菜根者，百事可做”的民谚。我一接触到这本书，便爱不释手，并从中受益匪浅。书中无处不在的博大、淡泊、宽容、善良，无处不在的谋略和智慧，我觉得岂止是在读书，而是在与一位智者交谈，与一位良友交流。那些凝练、跳跃、诗意浓郁的文字，深沉含蓄，不时引发我联想的想象和思索。

后来，因为工作和孩子，我的夜读时间减少了许多，可我依然会忙里偷闲地翻起早已放在枕边的书。只不过这时枕边的书多是和教育孩子有关，有时也会读上几本自己心仪的书，如萧乾的《我这两辈子》、文洁若的《俩老头儿》、林海音的《金鲤鱼的百褶裙》、余光中的《桥跨黄金城》等。

书是无边无际的奇妙世界，一走进去就被吸引了。哪怕只读三五页，也已满足。在阅读中，浮躁的情绪平静了，无定的目光安详了，一颗心像热乎乎的新茶，丝丝缕缕地舒展开来，会感到一丝温暖从心房烫过，熨开心灵上的

每一条皱褶，让心变得澄澈平和。那缕缕书香如同春天里的纵风、深秋山林间的独步、楼台亭榭里的弄秋、隆冬炉火旁的倾谈，是灵魂的依傍。纵然明日有万劫不复的灾难等着我，在梦里，我仍会因气息如兰的一枕书香，而露出无忧的微笑。

我始终认为，一个不读书的人，他的生命只有一次，除了他自己遭遇、听说、体味的，他不知道还有别种生命方式、别种生活轨迹。一个博览群书的人，他所涉足、体悟、了解、思索的，显然是成百倍成千倍地增加。他可徜徉于历史的长河中，体察帝王生涯、布衣甘苦；可奔走于异国的疆域，饱览山川景物、风土人情；也可在微风徐徐的夜晚，听诗人吟哦呢喃、嘤嘤倾诉。此时，他的心灵不仅仅是他的心灵了，而是注入了别的心灵——遥远的、陌生的、怪诞的、无羁的、奇异的、丰厚的……

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于我来说，读书是生命的享受，在书温暖的怀抱里，我一次次地激动、燃烧，一次次体验不同的人生、别样的情感。我时常抛开白日的喧嚣与重荷，停下浮躁匆忙的脚步，在心灵的憩园里独挑书灯，在平静、吟咏、享受中，调和着生命的苦甜与悲喜，消去被各种欲望驱动的烦恼、苦闷。书让我心有所系、情有所倚、魂有所归，而且每日可以乐此不疲。此生夫复何求？

“有书嗜日短，无书恨夜长”。回顾过往的读书生活，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。感谢上苍让我得以躲进文字的天地，尽管收获未必丰饶，但平淡而有限的人生，却因此无限可能地丰富起来。三更书当枕，我的生命中永远少不了书的存在，我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弥漫书香的人，以便经得起岁月的磨砺与考验，以便傲立繁华、阅尽苍生，悟得人生的极致与妙处。

他们是一群年轻人，因共同的热爱走到一起，成立了“入梦”剧团。他们朝气蓬勃、不负韶华，用青春书写着自己的梦想——



舞台逐梦 “入梦”不是梦

本报记者 齐斐斐

每一次舞台的落幕，都是他们最激动的时刻。那一刻，镁光灯昏暗且柔和，艰辛、动力、温暖、光芒……都会化作紧握的双拳、紧紧的拥抱，以及脸上的笑容和泪水。

少年有梦，不能止于冲动，更要付诸行动。



▲赵芸 (资料片)

◀演员合照 (资料片)

开启话剧之旅

邻家女孩，美目盼兮。赵芸就是如此，美好且生动。27岁的年龄，在青春逐梦的路上，执着前行。她是剧团的创始人，也是大家口中的导演“芸姐”。

赵芸本科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，研究生就读于香港都会大学创意文学写作专业。

热爱话剧艺术的她，2017年泡在南京的各大剧场看了很多场话剧。那时候她就在思考：“为什么我的家乡没有话剧？我能不能把话剧搬回沧州？”2018年，她回到

沧州，与来自“上戏”“云艺”“河传”“天师大”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年轻人一起，开启了话剧之旅。

5年时间里，赵芸从学生成长为社会工作者，她的小团队也吸引了一批年轻的“00后”话剧演员，并且拥有了近5000人的粉丝群体。5年间他们排演了7部话剧，延伸出了话剧讲座、表演沙龙、剧本围读会等活动。团队不断壮大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。

沧州娃演“沧剧”

“沧州是我的家乡，这里有六大文脉、运河故事、非遗文化与著名历史人物更是数不胜数，可是年轻人并不了解这些。若我们通过话剧这门舞台艺术，吸引更多年轻人主动了解自己的家乡，主动走进图书馆、博物馆，那我们的排演便是有意义的。”说起沧州文化，赵芸脸上满满的自豪。

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他们编排了话剧《月是君盼明》。剧本刻画了一对因战争而分离的情侣，在情理之间、个人与社会之间、

家国之间的故事，恰如无数百年风雨中的革命志士。有粉丝在观看后留言：“终于理解了老一辈的家国情怀。”

今年狮城文化艺术节话剧周，他们的展演剧目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讲述了一段上世纪80年代阴差阳错的爱情故事。许多“80后”看完觉得十分真实，更加懂得了珍惜身边人。

话剧是载体，文化是核心。通过话剧这门舞台艺术，他们以家乡为背景，讲述沧州故事，传递沧州文化，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家乡、爱

情怀少年“入梦”来

“85后”高蔚是一名文化服务志愿者，2013年至今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弘扬传统文化。几年来，都想将沧州的历史名人用舞台剧的形式表现出来，于是与赵芸一起策划了话剧《一双人》，讲述沧州兴济张娘娘和明孝宗相守一生的爱情故事。

22岁的裴天琦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专业，在4年的大学生活里，参加了几十场戏剧演出，但工作却与专业无关。今年加入剧团，她

说，这让她在被工作填满的生活里终于有了可以“做梦”的地方。

“00后”的高辰，还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，他觉得剧团就像一个家，既收获了温暖，又增长了本领。他们围读剧本，用专业、才华、情感、经验碰撞出更多火花，继而也养成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的阅读习惯。“我们需要戏剧，无论哪一代的人都需要戏剧！通过戏剧能让年轻人学会情感的表达，更重要的是可以了解自己的家乡。”高辰

的眼睛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。

由粉丝观众转变成剧团演员的宫晨感触更深。去年，在观看了赵芸策划的即兴小剧场后，她被赵芸的热情和情怀深深感染，于是自告奋勇加入到话剧《月是君盼明》的排练。她一直觉得有机会在工作之余做自己喜欢的事是一种幸运，所以哪怕是下班后耽误休息时间排练、冒雨往返于单位和排练厅，她都甘之如飴。

“入梦”不是梦，心怀少年心。他们在梦幻的舞台上，用不一样的嬉笑怒骂展现着人间的喜怒哀乐，用话剧描绘更加多彩的未来，传递爱与真情。

娄勇：月光下读书写诗

本报记者 齐斐斐

近几年来，娄勇一直专注于诗歌创作。47岁的他，入眼皆诗。

在月光下打开一本书，将完整快乐的一天定格，就是娄勇的诗意生活。

诗意是美好的、有趣的。娄勇说，很小的时候，他就喜欢在姥姥家的院中仰望明月，也喜欢在窗台前沐浴着月光发呆。尽管那时大小，还认不得几个字，他却学着大人找来一本旧课本、一份旧杂志，说是看书，其实只是在月光下伸出小手，抚摸着书上的一行行字。

爱上读书，首先是家庭的濡染。娄勇的父亲爱读书，家里的床上、书桌上都是从图书馆或其他渠道借来的成套书籍，有《辞海》《辞源》，以及各种地理和历史书。于是在娄勇的记忆里，漫长的暑假，在位于沧县医院家属院最南边的一间平房内，在洒洒入窗的月光下，一个月孩冒着酷热展开一页页大书，月光下读书，成为他人生最初的诗意。

在成长的经历中，陪伴他的依然是书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娄勇所在中学与图书馆距离近。虽然那时的图书馆藏与今日的恢宏不可同日而语，但对于一个视书为友的少年来说，已是莫大的快乐了。那时借书大厅和阅览室是他最常去的地方，只要有空余的时间，他就会赶

到一排排书架前“站桩”，这一站常常就要一下午。直至腿麻、嘴干、天色晚了，才拿着百般挑选的一本或两本书籍，赶回家中。吃过晚饭，铺开书桌，依着月光、借着灯光读书，这成了他中学时代最快乐的事。

读书积累，为娄勇之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。

那时从学校匆匆回家，往往一手拿馍，一手执书。物质与精神，就这样伴他从小到大。

中年，他最喜欢的还是月光下读书。每到夜晚，回到书房拥抱半桌星光，手捧一杯香茗，在书中静听奇异的世界。

娄勇童年生活在农村，他的姥爷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。姥爷的3个兄弟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每当伫立在3座烈士坟茔前，他都穆然肃立心潮翻滚。每当走进老屋，他都会不禁想起，这个曾经在月光下打开人生第一册书写的地方，就是先辈们战斗过的地方，太多故事可以凝聚成一本大书。他要让这些光辉融入他的诗行。

在娄勇的诗歌里，多次触及历史与记忆。长期的读书生活，使他有所感悟，对于文学创作来讲，沧州没有巍巍的大山，却有悠悠的大运河，而散落于大运河畔的一个个文化遗址、文化地标，是历史的沉



淀，也是先人们生命的回响。

文学来源于生活，更多的是来自对生活深层次的体验。于是他关注大运河、渤海湾、铁狮子、盘古庙、清风楼、谢家坝……

当诗句从心里流淌的时候，生活也在无形中跃升了。几年来，娄勇陆续创作了《铁狮是一盏灯》《从大运河出发》《家乡的河水》《亲爱的时光》等几十首沧州主题诗歌作品，并陆续在各级文学赛事中获奖。《大运河文化创作谈》《大运河

边的硬核美食》《运河武风·薪火相传》等多篇文章相继发表。在《沧州日报》“一城”栏目，也发表了大量适于朗诵的文学作品。

“读书进而写作，可以不断唤醒更多人正视历史与现实，不忘却自己的担当。”这就是娄勇的初心。夜读岁华，月光留白，娄勇一次次坐在洒满月光的窗前，开始新的创作。

读书达人

“涿头桑榭”杯·全民读书大赛

征文邮箱: 857171305@qq.com
电话: 0317-3155702
演讲、视频邮箱: hxyxyszx@163.com
电话: 15131760069